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五十八回 敘年興群雌開賭局 表心跡眾婢請圓光

這一來不打緊，卻把吳奶奶一班姊妹們忙得六神無主。今天這一個請他二人用晚膳，明天那一個邀他二人吃大菜，算是賀他們新婚。其實也因君如玉的魔力太大，許多有名公館裡的奶奶小姐們，想慕已極，都想趁此機會，和如玉談談心，這叫做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有一天輪著周七太太做東，請的也是大菜。座中除吳奶奶和君如玉兩位正客之外，還有十幾個陪客。不消說得，又都是公館裡的少奶奶姨太太們。這天七太太本請著三十幾個客，恰值天寒下雪，故有一大半辭卻不來。來的幾位，都是自家有汽車馬車的，橫豎風雪之中，有別人衝寒冒凍，自己身披重裘，躲在車廂裡，管他冷不冷，落得和君如玉周旋周旋，豈不比平時坐在月仙舞台包廂裡，看他做戲，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出百倍。所以有些仍不避風雪而來。大菜館中本生著司丁火爐，溫度很高，客人一到裡面，都把大衣卸下，一個個盡是濃妝豔抹，寶氣珠光，耀人眼目。七太太坐在主席上，看著一眾客人說：「偏偏我今兒運氣不好，輪著壓末一個請客。天公還不肯做美，無端下起雪來。王家少奶奶、李家大小姐一班人，都沒請到，豈不掃興。早知如此，理應改個期的。」旁邊有位華公館的姨太太混號叫做牛皮糖的說：「你還說改期麼？今兒已是臘月二十三，聽說這裡明兒就要停市，到來春再做交易。有幾家時髦大菜館，在四五天前頭已經不做買賣，自管粉刷房屋，預備新年做好生意呢。你若改期，只恐再隔兩天，可就沒了客沒吃處咧。」七太太笑道：「我原怕沒吃處，所以沒有改期，不然早已改了。」說得大家都笑將起來。七太太又道：「提起大菜館停市，我又想到那幾家戲館，也陸續停鑼了。一年裡頭，惟有年底這幾天，令人最為難堪。出了門沒有跑處，雖然小戶人家這幾天都要忙過年的事情，但講我們這般人節眼罷，一年到頭錢是現成的，買辦物件，又是底下人的事，用不著我們操心，正好出去遊玩遊玩，偏偏遊玩的地方家家關起門來，彷彿故意和我們作對一般。我想將來最好，過年讓小戶人家去過，大戶人家便不用過年。因為小戶人家都想趁年頭穿些好的，吃些好的。大戶人家那一天不穿好吃好，就算天天過年，也未為不可，何必和他們趕這一個熱鬧。那些遊玩地方，也得成年的開著，不許停歇才好。」

吳奶奶笑道：「橫豎現在日子顛倒，用了陰曆，又用陽曆，一年要過兩回年，你何不到大總統那裡上他一個條陳，請他索性把士農工商大家小戶分開等級，輪流過年，那就大家感你的情了。」眾人聽了大笑。說說笑笑，不知不覺吃完大菜，客人散去，七太太也回公館。她在公館中雖說得嘴硬，究竟過年比不得尋常小節，不論大家小戶，都有點事。況她那位周七老爺，又只有做官的經驗，沒有料理家務的閱歷，事無鉅細，都要他太太調度。他只顧拿出錢來，別的一概不管。七太太向他要了三千塊錢過年開消，幸虧節眼不多，連買年貨送押歲盤，一共化了兩千元光景。剩一千元，七太太並不還他老爺，自己留下，預備做新年裡的賭本。做書的著筆雖然不多，在七太太可已忙了一個禮拜。就使她上條陳給大總統，准於年底仍開戲館，只恐她也沒工夫遊玩咧。閒言少敘，轉眼已是新年。初一這天，有名是個睡日，家家戶戶都閉門早息。只有小孩子們穿紅著綠，在街上買些爆竹放放。周七太太夫婦這麼大年紀，未必肯和他們合伙兒同玩。因此在下盡可省卻這一天的筆墨，到了次日年初二，七太太曉得今天有人來拜年的，不敢多睡，趕早起來梳好頭，教人把果盤裝好，自己收拾得齊齊整整，果然上半天便有幾個親戚上門拜年，卻都是他老爺面上的親戚。自己姊妹們，決沒這般早的。午後來了匡公館的幾個小孩子，是他娘家親戚，七太太很為歡喜，接著便有葉太太、王二小姐一班女朋友前來賀年。七太太曉得吳奶奶今天要來的，所以在家守候，想等她來了一同往王葉幾家答拜。不意守到黃昏，還沒有見她到來。七太太很為詫異，可巧李小姐來了，七太太便和她談起吳奶奶年年今日來此，為何今年不來？李小姐笑道：「你也太聰明了，你不想她年年姓什麼？今年又姓了什麼呢？」

七太太不解所謂，李小姐又道：「她從前嫁的吳老爺，據說大公館就在離此不遠，家中還有老太太，故她每年逢初二，出門先到太太那裡拜年，回來再到你這裡。今年她可不姓吳了，用不著拜吳家老太太的年，又怎能免到你這裡來呢！」七太太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沒有你提醒我，她老不來，我老在這裡等，豈不把今夜的正事誤了。」李小姐道：「別胡吹罷，你那裡來的正事。」七太太道：「當真是件正事，葉太太今兒請客，晚上還有牌局呢。」李小姐道：「沒聽得這句話。葉家今兒請的不是晚飯和夜戲麼？看了戲那裡還有工夫賭錢。」七太太抵著嘴一笑道：「你自然呢，看完夜戲，趕緊要回家陪姑爺睡了。我們老夫老妻，沒你們般興致，賭錢的工夫正多呢？原來李小姐還是新婚，被她說得臉紅起來，啐了一聲說：「我要走咧！」七太太笑道：「慢慢的罷，我才提起你家姑爺，你就急著回去陪他了嗎？」

李小姐笑道：「你這人大約瘋了，怎的大新年裡一味開我玩笑，我還要到王家拜年，再到葉家晚飯，誰說要回家去的呢！」七太太道：「這樣我也打算到他兩家去，你我一同走罷。」李小姐說很好。七太太原已打扮定當的，只扯一張粉紙擦了臉，紮上套裙，開抽屜抓幾個紅紙封兒，揣在身畔，預備到人家去賞給下人之用，當時和李小姐一同下樓，自己並不配馬車，就坐關李小姐的馬車，往王公館拜年。剛值王二小姐先他們一腳已到葉公館去了，二人奔了趟空，更不耽擱，命馬夫帶轉馬頭，也向葉公館而去。路上李小姐對七太太說：「葉家今兒請我晚飯看戲，不說賭錢，我今夜偏要看你們賭。」

七太太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敢和你的調，給你家姑爺知道了，背地裡豈不要罵我帶壞了你，教我怎擔得下這個關係。」李小姐道：「又來了！你只顧提他則甚？他能管我嗎？七太太道：「這是你們家務，我終不敢擔這個過失。」李小姐道：「誰要你帶，我又不是沒賭過錢的，少停你看我能賭不能賭。」七太太道：「這樣就與我不相干了。」說話間，到了葉公館，二人下車，早有葉家的下人在門口相接，走到裡面，見客人已到了不少，無非是日常在一起的幾個小姊妹們，適才會過的，彼此點了點頭。有些新年第一次見面的，免不了還要福一福，說幾句吉利話兒。葉太太早已到過七太太家拜了年的，不須再拜，讓他們坐下。倒是葉家幾個娘姨丫頭們，曉得今兒來的這班客人，都要丟下些東西走的，但平時客人來了，也未必不丟下東西，無如平時這班底下人對於客人所丟下的東西，都要背後咒罵，今兒卻分外歡迎，你道為何？原來平時客人丟下的都是些瓜子殼兒，今兒乃是紅紙封，封裡還有一塊大洋錢，難怪他們眼兒分出青白了。但他們還怕或者有人忘記，所以都要預先出來叩頭請安，催一下子。七太太、李小姐照例受了他家底下人的賀，隨問葉太太，吳奶奶可曾來過？葉太太說奇怪得很，聽說她今年各姊妹那裡一處都沒到過，躲在家裡，不知所乾何事。我這裡連打發人去請了她兩趟，她回說謝謝不來了。現在我第三次差人去了，還沒有回話呢。」

李小姐道：「她未必肯來的。」葉太太怪問：「你如何知道？」李小姐還未回答，果然有個娘姨進來回報導：「上吳公館去的馬夫回來了，她家奶奶說的，謝謝這裡太太，她今夜沒有工夫，不能來了。」李小姐道：「何如？我早知她不肯來的。」葉太太問其所以，李小姐說：「她家有個梳頭的，從前曾在我們公館中做過幾時，故此時常來往。聽她說起，吳奶奶從前跟吳老爺的時候，固然很願意嫁君如玉，現在嫁了君如玉，據說景況反不如從前寬裕。去年年底，吳奶奶缺一千多塊錢開銷，問如玉要，如玉非但沒拿出錢來，反說你現在嫁了我唱戲的，用錢之處，只可省儉些兒，比不得從前你嫁的大人老爺，做了官賺錢容易。我們唱戲的賺錢煩難，你既然為著我出來了，穿吃兩項我決不待虧你的，不過現在年近歲逼，你開口要我一千塊錢，我那裡拿得出呢，只好請你另外設法的了。」

吳奶奶被他一口回絕，幾乎氣死。後來聽說把一隻金剛鑽戒指，押了一千二百塊錢過的年，新年中很不快活，故我料她不肯出來，不道果然。」葉太太和七太太聽了，都頗抱不平說：「這原是君如玉的不好。吳奶奶待他不錯，他不該如此無情。可見古來戲子無情這句話，是一些不錯的。」彼此為之歎息。三人講話時，牛皮糖過來問他們說些什麼？七太太怕她的脾氣有些纏不清楚，隨用別話搪塞開去。這邊話頭，也就此中斷。移時客人到齊，葉太太吩咐擺席。這天她家請的並不是春酒年酒，卻是年常例酒。原來天上職官表上，春王正月，輪著賭神菩薩值日，故此下界一班善男信女，都各賭興勃發，彷彿這一個月中，銀錢是在水中淌著的一般，任人撈話雖是句譬喻，然而卻一些不錯。因有一班撈錢不著，就在水中溺斃的，也不可勝數呢。

講到葉太太等一班人，雖係女流，可都稱得賭神爺爺的高足，她們恨不得年初一子時就動手開賭。無奈這天家家有事，召不集人頭，才挨到初二這天，借請客為名，暗下便是招人聚賭之意。年年如此，故可稱為例酒。但請客也不是天天一個人做東，乃是輪流挨請。而且請客之家，並不虧本，還有一二千元頭錢可賺，故此個個樂為這東道主人。今年葉太太第一個做東，請的吃酒看夜戲兩項，所以看夜戲者，無非怕時候太早了，上場容易招搖，故須挨到夜靜更深，方可任所欲為。這天他們看夜戲並未盡興，只十一點鐘就全班回轉葉公館，匆匆弄半夜餐吃了，就此開常先由葉太太自己推莊，輸了五百塊。換王少奶奶做莊，也是輸的。接下去王二小姐等莊風略旺。換莊數次，互有出入。直到天色黎明，方才歇手。結賬下來，有位徐公館少奶奶，輸得最多，帶來一千三百塊錢鈔票，盡數送完，還欠了葉太太八百元賭債。周太太只輸得數十塊錢。

葉太太此番請客，賠本不少。因今兒第一次開賭，眾人的熱度，還未很高，所以檯面也不十分大，頭錢不過百數元。她自己推莊押莊，倒輸有千金之譜。幸虧葉太太錢多，區區之數不在心上。而且賭錢的人，都望後來翻本，第一次輸幾個，有甚希罕。內中惟有那初出茅蘆的李大小姐，跟著別人押押，倒贏了二百餘元，歡歡喜喜，懷著鈔票回家。暗想這時候母親必已睡熟，也有必進去請安，反要驚動她老人家，自己回房見伺候她的丫頭阿鳳，和衣橫在房門口羅漢榻上，將榻上墊的豹皮褥，揭起半幅，當作被蓋，遮了頭，不遮了腳，身子縮做一團。李小姐將她喚醒，問道：「姑爺睡了沒有？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見我不在，可有甚話說？」

阿鳳回言：「姑爺回家，大約有半夜三點鐘了，一回來就睡，連口都沒開過一開。」李小姐點點頭說：「你快去睡罷，天這般冷，和衣橫臥，豈不凍殺。」阿鳳道：「小姐可要用點心？」李小姐道：「不必，點心我在別處吃過了，你去睡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推房門進內，見梳妝台上的電燈亮著未熄，蚊帳並還沒放下，他姑爺擁被而臥，睡興正濃。脫下的皮袍馬褂，措也不措，亂堆在床面前沙發上。李小姐自己熄了電燈，卸下首飾，連同贏來二百餘元鈔票，一併塞在梳妝台抽屜內，覺得一夜未眠，身子十分困倦，急忙脫了裙襖，上床安歇，將他姑爺自睡夢中驚醒，睜開眼睛說：「啊，天亮了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夜間在那裡？」

李小姐帶笑告訴他，在葉公館看賭，看了一夜。他姑爺聽說看賭，不覺興致勃勃。原來李小姐這位姑爺是招贅在家的，姓楊名世芳，本是富家子弟。近年家道中落，才入贅到李公館來做上門女婿。李氏只這一個女兒，小字霞仙，父親已故，老母愛如掌珠，招了女婿，彷彿兒子一般。成婚未久，小夫妻兩口子也十分恩愛。富家子弟大概嗜賭者居多，世芳做新女婿，有了拘束，不敢公然縱賭。此時聽霞仙說起看賭，觸動舊癮，自然興發。當下問霞仙是輸是贏？霞仙說贏了二百元，世芳更喜。不一會霞仙睡著了，世芳因被霞仙一句話，引起賭興，一時不能安睡，索性穿衣起來，叫了兩聲阿鳳，不期阿鳳早被霞仙打發出去睡了，沒人答應。

世芳一個人靠在沙發上，想起賭錢這件事，著實開心。從前父親在的時候，家教頗嚴，不許他出去賭錢，自己常瞞著他出去，有時被父親知道了，便不免受責。後來父親身故，自己好不自由，所惜家藏現款不多，大部分都是房屋，偶然手氣不好，三四萬現金，都已輸荊房產一時不能變動，收的租金，又要顧自己抽大煙和零用開銷，所餘無幾，上不得大賭常從前輸的錢，也至今不能翻本。現在做了上門女婿，更比父親在時拘束，莫說賭錢，連吸鴉片煙這件事，也不敢讓丈母和老婆知道。只得天天私自出去抽煙，推頭在總會中間談。至於賭場，已多時不曾去了。難得天從人願，今日方和這位少奶奶，也是愛賭錢的。從此夫婦二人，各行其道，豈不有趣。

不過賭錢，第一須要本錢壯，那才可以博得別人的錢來。自己去年年底開銷還不夠數，有幾家店賬都沒付清，老著面皮挨過了年，現在那裡還有賭本。雖然自己房租一項，每月進款，也有八九百元光景，無奈此時，正在新年中，怎能教人去向房客收租。若說借貸，可惜自己名氣太壞，親戚那裡，免開尊口，幸得丈母這方面，還未知我從前的行徑，聽說自己老婆私房，也著實不少，不如向她借幾千做賭本，贏了加倍還她，豈不甚好。又一轉念，老婆倘若不肯答應，豈不坍了台麼？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忽然想起霞仙曾說，得夜出去贏了二百塊錢，這筆錢不知藏在哪裡？即開梳妝台抽屜一看，果見兩疊鈔票端端正正的放著，旁邊還有幾張零碎鈔票，大約是霞仙帶去的賭本，並有幾件珠寶首飾，也雜放在內。

世芳見了鈔票，不覺眼紅起來。暗想這二百塊錢，倒可借他一借，一則是她的贏錢，不甚肉痛。而且賭場中最重迷信，有句話賭錢輸急客，向人借了錢去賭，無有不輸的。最好以贏錢相博，這二百元雖不是我自己所贏，但老婆贏的，和丈夫贏的，原沒多大分別，拿出去借她這股旺風，必能贏錢，回來再還她，未為不可。想到這裡，一隻手不知不覺的將兩疊鈔票取起，揣入懷中。又想起這幾張零頭鈔票，乃是起家發跡之物，有了他才那那二百元，故比贏錢更為利市，落得一併拿了，懷在身畔，輕輕將抽屜推上。不防房門一響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把世芳嚇了一跳，回頭見是粗做娘姨曹媽，進來倒淨桶的。曹媽見了世芳說：「姑爺起來了，好早啊！」世芳道：「原是那阿鳳不知在那裡？我喚她打臉水，她老不答應我。」

曹媽道：「大約她昨夜等小姐回家，睡得太遲，現在還未起身，讓我去替姑爺打洗臉水來就是。」說著出去，世芳心中突突亂跳，細揣曹媽的神色，諒未被她瞧破痕跡，又悄悄撩起蚊帳，見霞仙含笑闔目，倒著身子而臥，陣陣鼻息，香夢正酣。世芳暗暗歡喜。一會兒曹媽進來，端整洗臉漱口的水，世芳盥洗完畢，曹媽問姑爺用甚點心？世芳恐耽擱時候太久，霞仙醒來，見他起身過早，不免懷疑，故說我有朋友邀我吃早點心，你們不必預備。一面說，一面穿上青種羊小袖皮馬褂，戴上海龍皮京式四喜帽，搖搖擺擺的走了出去。曹媽傾去洗臉水，見地席有些潮了，一想房中還未收拾，往常收拾房間是阿鳳的差事，昨夜她等候小姐回來，通宵未睡，此時安歇未久，少停若待她起來了再掃地收拾，只恐那時候小姐也起來了，不免嫌灰塵骯髒，又要發脾氣罵人。橫豎自己現在沒甚事做，不如代阿鳳將房間收拾乾淨了。一般幫人家吃飯。無須分甚界限，曹媽平日為人，本來手腳勤儉，此時欲為阿鳳分勞，格外熱心，在房中掃地，揩台，洗手巾，擦茶碗，忙了好一陣方罷。帶上房門出來，自己去勾當。

這邊霞仙睡到午後一點多鐘方醒，見世芳不在旁邊，知他往日腳步散慣的，並不在意。喚阿鳳端蓮心湯進來吃了。起身揩臉梳頭，因她今日還須到外祖母那裡拜年，晚間還有徐公館請客，乃是昨夜在葉公館約定的，也是賭局，霞仙好生性急，連催梳頭的出手快些兒。無奈女人梳妝，不比男人梳妝容易。雖然竭力趕快，及至梳洗定當，已有三點鐘光景，霞仙開抽屜，將環子手鐲等物帶上，向抽屜內看了又看，彷彿中間少了什麼東西一般，點點首飾，又一件不少。霞仙很為狐疑，穿好衣裙，開了鐵箱，想拿幾十塊賭本，不意鐵箱中鈔票都是一千成紮的，並沒零頭的在內，方想起昨夜回來急於安睡，並沒將洋錢歸入鐵箱，有二百八十塊鈔票，都放在梳妝台抽屜內。再開抽屜一看，連紙屑兒都沒一張。霞仙吃驚非小，忙問阿鳳，我的抽屜裡頭有二百八十塊鈔票，那裡去了？阿鳳聞言，頗為失色，說：「我不知道。適才小姐起來喚我的時候，我也起身未久，剛把蓮心湯燉熟，聽小姐呼喚才進來，在先並沒到過房內。」

霞仙叱道：「胡說，你不進來，房間是誰收拾的？姑爺起來面水又是誰打的？東西究竟拿不拿，快快實說，休得推頭了。」阿鳳被逼急得張口結舌，回話不出。漲了半天，仍說我不知道，姑爺打臉水和收拾房間兩件事，我一件都沒乾過，不知是那一個手勤的做的。霞仙大怒道：「你還要推手，你若不做，難道是我自己做的不成？其餘各人有各人的事，那個肯代你收拾房間，你說不是你做的，你就給我找出一個人來。倘若找不出人，你要仔細。」阿鳳看房間內一切情形，果然像有人收拾過了一般，心中很為納悶，暗想這收拾的是誰，她收拾了為甚又偷東西？小姐的脾氣很是暴躁，倘若找不出收拾之人，自己的冤枉可吃得不少，不如下去問問，或者有人知道。想定主意，即便下樓，到一班人聚集的小房間內，問早上姑爺出來，臉水是那個打的？曹媽應聲道：「是我打的。」

阿鳳暗念阿彌陀佛，謝天謝地，有救星了。因問曹媽，房間可是你收拾的？曹媽道：「也是我收拾的。我因你昨夜睡得太遲，恐你起身來不及掃地，故而代你將房間收拾過了。」阿鳳暗喜，冷笑道：「多謝你。」曹媽只當她是真心相謝，連說：「這是順便的事，打什麼緊。」阿鳳道：「小姐喚你上去呢。」曹媽萬不料自己手勤惹了禍，以為一定小姐因她能做事，賞她面子，故此歡然隨同阿鳳上樓。到了房內，曹媽見霞仙，尊聲小姐。霞仙還沒開言，阿鳳先指著曹媽說：「早上替姑爺打臉水的是她，收拾房間的也是她。小姐有什麼話問她就是，我不關了。」霞仙示意阿鳳，不許多言。再對曹媽看看，說：「早上你給姑爺打的臉水嗎？」

曹媽說：「是的。」霞仙又問：「房間是你收拾的嗎？」曹媽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霞仙答道：「你一向在樓下做活，怎曉得姑爺要臉水？特地上來伺候他呢？」曹媽道：「我因上來倒淨桶，姑爺起來了，叫喚阿鳳不著，才命我代為打水淨面的。」霞仙一聽，這到不錯，果然每日清早曹媽倒淨桶，必得進房一次，自己這時候常在睡夢中，故而把她忘了。因又問道：「你既然替姑爺打了臉水，為甚又要收拾房間，難道你不知這裡的規矩，我房間該派阿鳳收拾的嗎？」曹媽聽說，不覺一愣，暗道怎麼說，難道我巴結她，代她收拾房間，倒收拾壞了？隨說：「我因見昨夜阿鳳守候小姐回家，一夜未眠，今兒早上方睡，恐她起身遲了，來不及掃地收拾，故而代阿鳳做了，卻沒知道與規矩不合。」

霞仙一聽，暗想她倒好利口，說得一片道理，我不如釘她一下，便道：「你替阿鳳收拾，固然是你的好意，你不該動我抽屜中的東西，豈不害了阿鳳嗎！」曹媽聽了，不知她話中存什麼奧妙玄機，呆呆不知所答。霞仙卻以為一言道破了曹媽的心事，把她嚇呆，心中暗為得意，接著說：「難得你今兒肯高抬貴手，替我收拾房間，不過取工錢未免太貴了，就請皇太后來收拾一次，也未必要我二百八十塊錢工錢呢。」曹媽聞言，更為不解，說：「小姐講的什麼話，我一些不懂。」霞仙冷笑道：「你說還不懂，真好做作。我問你，梳妝台抽屜內有二百八十塊洋錢鈔票，不是你拿的嗎？」曹媽聽說，氣得嘴唇發白，手腳亂顫，賭神罰咒的說：「小姐休得瞎冤枉人，那一個見我拿你抽屜中洋錢呢？莫說拿洋錢，就手指觸著你抽屜，罰我今夜不得活命。」霞仙搖頭道：「賭咒成什麼用。常言賭神罰咒，養家活口。非得償還我洋錢不可。」曹媽急得哭將起來。霞仙道：「哭也不中用。那能一哭便乾沒二百八十塊錢，這樣人人都要哭了，別的用不著說，還我原物，萬事皆休，若再裝腔，我可要喚包打聽捉你巡捕房去，拷打下來，也要還錢的。」

曹媽道：「小姐喚包打聽最好，我自己倒很願意巡捕房中去，明一明心跡。不然，我的冤枉，只恐永遠沒伸處了。」霞仙聽她嘴硬，不覺勃然大怒，說：「你願上巡捕房去很好，我未必怕了你。阿鳳快替我把燒飯的阿福喚上來，他認得的包打聽很多呢。」阿鳳聞言，不敢怠慢，急忙下樓將飯司務阿福喚到樓上，在房門外面站定。霞仙問他可認得包打聽？我這裡失了東西，要找一個包探來查查。阿福回言：「認雖認得，不過現在新年頭裡，只恐沒處找他們罷了。」霞仙道：「你無論如何，務必替我尋一個包打聽來。我現在先給你一塊錢車錢，你用了不夠，再向我拿就是，快去快來，愈速愈妙。」

阿福見有這般好差使，答應一聲，飛奔下樓。果然不多一會，已帶著一個胖漢回來。那人穿一身黑色袍褂，歪戴著銅盆帽，像是個包探模樣，背後還跟著一個中年婦人。霞仙見了，很覺迷糊，暗想這婦人何用，大約是女偵探了。那包探對霞仙點點頭說：

「這位便是大小姐麼？方才阿福對我說，府上失了些貴重東西，教我來此看看，不知失了什麼東西，請小姐將失事情形，仔細告訴我，才容易著手。」霞仙讓他們坐下，慢慢將發覺失竊情形告訴包探，並將抽屜地位，指點給他看了。包探連連點頭，聽完，對曹媽、阿鳳二人看了一眼，說：「大小姐房間內，只有她二人可以進內嗎？」霞仙道：「不是。別個女用人也有出入的。」包探道：「這樣，須將他們一齊喚來，才好盤問。」

霞仙便命阿鳳下去，喚他人上來。包探說：「大小姐不可差他去，仍請阿福兄跑一趟。他們若問你有什么事，你不可告訴他們。」阿福答應著下樓，將七八個粗做，和燒火的老娘姨，一併喚到樓上。包探一一問了，幸他們今兒都沒上過樓，所以不須多問。問過之後，各令退出房外。單剩阿鳳、曹媽二人，包探暫不問她。先問霞仙，穿房的女下人，是否完了。霞仙道：「完了。」包探道：「大小姐梳頭是那個梳的？」霞仙被他提醒說：「果然還有個梳頭娘姨。」包探道：「大小姐發覺失鈔，不是在梳頭以後嗎？」霞仙道：「正是。」包探道：「如此也得問問她呢？」霞仙道：「她替我梳了頭，時常出去的，不知現在還在家中不在？」房門口有個粗做娘姨，已由包探問過，尚未走開，聽說接口道：「梳頭阿姐，現在老太太房內。」

包探便命這娘姨去喚她來，娘姨捏著雞毛，宛如得了令箭一般，急忙忙奔到老太太房中，一見梳頭的，大叫梳頭阿姑，包打聽喚你去。梳頭的被她嚇了一跳，便是老太太也平白地吃驚不小，忙問什麼包打聽？原來梳頭的還在發覺失鈔以前離李小姐房間，故於那邊驚天動地這件事一點兒都不知道。老太太亦然，向來人問明白了，老太太不以為然，說新年新歲，就失了二百多塊錢，也是小事，何用喚什麼包打聽，吵家鬧宅，成何體統，教梳頭的不必去。梳頭的無端被包探呼喚，心中老大不悅，聽老太太教她不去，卻又充硬說：「我又沒做賊，倘若不去，豈不被包打聽當我情虛，故而一定要去。」老太太聽了說：「如此我也過去看看。」

當下梳頭的扶著老太太，到小姐房中霞仙本欲將這件事瞞過老母，見她來了，知難隱瞞，只得自己先告訴她，並說：「喚包打聽，不是女兒的主意，乃是曹媽自己要喚的。」老太太聽了，只顧搖頭。這邊包探略向梳頭的問了幾句，他目的本注在曹媽、阿鳳二人，一味盤問別個，無非借此挨時光，窺察她二人神色之意。此時始盤問阿鳳，阿鳳仍將適才回答小姐的幾句話，回答包探。包探不得要領，再問曹媽，曹媽仍堅持前言，於失物一事，完全不知，逼緊反號啕大哭起來。包探皺眉道：「這娘姨很為狡猾，你們這裡可有清淨房間。」又指著同來的婦人說：「我要叫她在這娘姨身上搜一搜。」老太太聽了，大大不贊成道：「搜什麼，曹媽在這裡已有四五年了，難道她當真做賊不成！」

包探見老太太發話，慌忙賠笑道：「老太太休得生氣，我這伙伴雖是女人，卻很能辦事，皆因近來常有一班女賊，假作幫傭的，投入人家，乘機竊物。去年曾有某公館，失去一粒價值萬金的大金剛鑽，乃是一個傭婦所偷，急切不得出賊，藏匿非常秘密，係用棉絮包裹，外縛絲線，納於下身私處。我們一著手，便看這傭婦形跡可疑，無奈身上各處遍搜不得，後來由她查驗，見這傭婦私處拖著一條白線，方始破獲真賊。還有一家失竊一百元鈔票，也是傭婦偷的，卻假充月經來，外裹草紙，騎在身上，也被她發覺。近日常間竊物之法，愈出愈奇。我聽得府上失竊有婦人關係，故而特地帶她回來，任憑那賊如何狡賴，只消她搜一搜，不難水落石出。」老太太聽了大怒，說：「什麼賊不賊，我們這裡是沒有賊的，也用不著你們搜。失的東西，我情願自認晦氣，不勞你們費心，你們去罷。」